



宛陵先生文集目錄卷第五十九

王安之寄石榴

寄致仕余少卿

和吳學士即事

和沖卿藏菜

和景彝紫宸早謁

和荅景彝謝予訪

哀石舍人三首

王密諫漱玉齋

書李學士集後

送河東李轉運

和二君村墅閑居

送良玉上人還崑山

和宋學士紫宸早謁

和次道省中初直

賦孔雀送魏生

和宋中道見寄

雷逸老寄鼓文

和次道奠石舍人

和景彝開會 伯叔 和荅弟喜還朝

和荅安之見贈石榴詩

王安之寄兔魚 和景彝對雪

和荅永叔洗兒歌 重送祖擇之北使

題老人泉寄蘇明允

景彝率手痕詩 和介夫收丘潛畫牛

題嘉興檇李亭 吳沖卿鼓契

江鄰幾寄羊羝 贈周都官示詩卷

目錄終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陽武王安之寄石榴

安榴若拳石中蘊丹砂粒割之珠落盤不待蛟人
泣舊友大河濱作宰寔畿色嚴霜百果熟為贈忽
我及始時童稚嬌爭取猴猿集老夫所食微何暇
更收拾聊荅君意動作詩恨短溢

寄致仕余少卿

仕苦戀朝廷多為老所逼朝廷雖愛賢不欲竭其
力君歸頗得宜湖上遂偃息男能智自謨孫亦俛
就職人事當置之自可樂曾臆

和吳江學士冬日私居事

人知何晏宅近住白楊頭車馬不還往詩書多蓄
收風庭吹落葉霜樹立鳴鳩頗與市朝遠閉門凡
幾秋

和吳冲卿藏菜

霜前收美菜欲以禦冬時備乏且增品挑新那復
思菖菹嗜西伯薑食語宣尼未免效流俗竟將鑿
盎為

依韻和王景彝學士紫宸仲冬早謁

朝開閭闔九重深望拜珠旒照玉簪霜氣稍迴龍

陛峻日光微轉鳳樓陰庭中細仗穿旗脚案外薰
爐對殿心我預千官少裨補欲將歌頌播堯音

依韻答景彝謝予訪其居

日暮乘羸馬因過太史家竹牕談脫塵槐樹暝栖
鴉邦瘁稽前詠人亡起彼嗟夜分歸不寐猶照角

巾斜

其日聞石
昌言辛

哀石昌言舍人三首 十一月二日

朔日望顏色衣冠朝帝閣西靈未生魄東岱已收
魂弔哭新居啓封題舊篋存善人吾不見何可問
乾坤

聖賢無不死，復何云。唯有名常在，其餘理莫分。朝榮金玉寶，首殞蕙蘭焚。今日寢門哭，緒言長絕君。

賈誼過秦畢，相如諭蜀歸。二人名既大，一日命何微。瘠似烏常渴，災成鵬不飛。百年今已矣，冰結淚霑衣。

鄭州王密諫漱玉齋

渠渠梁照日，泯泯水分京。激作飛巖勢，流爲雜佩聲。圖書無近蹟，草樹有冬榮。景落人間處，漂花出古城。

書李學士北使集後

蘇武艱窮只四篇，五言風格到今傳。節旄零落都無詠，枉在胡中十九年。

送李學士河東轉運

重持使者節，北上太行行。未注螭頭筆，來調塞下兵。朱轡邦伯至，黃綬縣官迎。臘雪臨關密，宵烽出堠明。山川壯分晉，戎馬說幽并。此部多才俊，其人不易輕。

次韻和吳仲庶苗蔡二君村墅閑居

聞說江南庾子，卜居泉石愛孱顏。古來得喪何

須問世上榮枯，八等閑高闕。浮雲徒有戀，夕陽飛鳥亦知還。予貧不及三君子，老愧朝紳進退間。

送良玉上人還崑山

來衣茶色袍，歸變椹色服。孤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水煙晦琴徽，山月上巖屋。野童遙相迎，風葉鳴橡櫺。

依韻和宋次道學士紫宸早謁

陸生聲譽在雲間，來預簪裾謁帝顏。冠劍有容夔與高，文章全盛馬兼班。耽耽玉宇龍纏棟，藹藹金鋪獸齧環。却出常衙殿前過，戟衣風動自相攀。

和次道省中初直

江南太守歸夜直，省中闌霜氣冷侵。被月光斜入扉，官奴休執燭。侍史正薰衣，展轉不成寐。幽懷吟更微。

去年宋中道自洛州以書令魏殊來謁予，魏遂託主第後辭歸。予因中道之兄次道有孔雀賦以送魏生。

置從南海枕，柳林籠入西州。鸚鵡地聳冠，翕翼脩尾張。鱗鱗團花金，縷翠一身粲。爛文章多引聲笙，竿柰遠河五。美池館不可戀，桂樹深枝自有窠。鳳

皇樓頭飲鸞
八屋穿簾非爾樂
非爾樂去何之
北方佳人或歌
罌

依韻和宋中道見寄

歲在渚灘初別子
子道廣平裨郡理
廉頗臺傾有
遺址今逢四方弓
父弛時不用兵
皆樂鄉念我貧
居天子庠抱經臨
案空循行貌垢不
洗顏蒼蒼得
時少壯相揄揚
獨行無侶心泮浪
腸如轉轡轉并
床內飢外寒膚粟
芒若此煎炒何心
腸王都浩浩
多球琅懷珉安可
爭焜煌舊朋升騰
皆俊良歿不
發語生括囊巍巍
堯舜開明堂大調
金石來鳳皇

鴛鴦戢翼方在梁
福祿其宜無不臧
已甘老死填
溝隍殭尸闔棺
猶目張仲尼生世
尚徨徨豈能強
聒爭蹉跎未由見
子舉以觴北望大
河衣袂攘牽
牛橫漢不服箱
欲往乘車無可當
天駟有星名曰房
又欲乘馬行幽荒
牛雖蹄瑩馬眼光
既不我駕路
阻長我懷炳炳何
日忘半夜攬琴彈
履霜寫意絨
辭無鴈將低雲作
雪正蒼茫

雷逸老以倣石鼓文見遺因呈祭酒吳公

石鼓作自周宣王
宣王發憤蒐岐陽
我車我馬攻
既良射夫其司
矢張舫舟又漁
縛鱣魴何以貫

之維枹枹從戶執筆言成章書在鼓腰鐫刻藏歷
秦漢魏下及唐無人着眼來形相村童戲坐老死
喪世復一世如鳥翔唯閱元和韓侍郎始得紙本
歌且詳欲以氍衣歸上庠天官媿阿駝肯將傳至
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剝文失行近人偶見安碓床
亡鼓作曰剝中央心喜遺篆猶在傍以白易曰庸
何傷以石補空恐春梁神物會合居一方雷氏有
子胡而長日模月倣志暮強聚完辨舛經星霜四
百六十飛鳳凰書成大軸綠錦裝偏斜曲直筋骨
藏斲之謁我巧趨踰我無別識心傍徨雖與乃父

非故鄉少與乃父同孟觴老向太學鬢已蒼樂子
好古親縑箱誰能千載師史倉勤此冷淡何肝腸
而今祭酒禪聖皇五經新石立兩廊我欲効韓非
癡狂載致出閔無所障至寶宜列孔子堂固勝朽
版堆屋墻然湏雷生徃度量登車褭護今相當誠
非急務煩紀綱太平得有朝廷光山水大字輦已
嘗於此豈不同批糠海隅異獸乘舟航連日道路
費芻糧又與茲噐殊柔剛感慨作詩聊激昂願因
諫疏投皂囊夜覲奎壁正吐芒天有河鼓亦焜煌
持此負鼎干戈湯

和宋次道奠石昌言舍人

金羈白馬曉朝天
嗟管行車暮已傳
上帝樓成何處召
青霄路絕不應還
飄階墮葉聲淒若
隔幕孤燈夜寂然
來奠一觴空湛湛
却思平昔淚漣漣

和王景彝寄呂縉叔

白盡鬚髮史未成
不如能賦易登瀛
三冬足用儒飽千里
從者跛鼈行知有清名
在公議自無餘力
到高閔磻溪八十猶垂釣
祖例推來亦後生

依韻和宋次道荅弟中道喜還朝

白首謬陪兄弟間
阿連初喜客兒還
池塘夢句君

能得咳唾成珠
我未閑墮巷閉門
誰扣扣茂林飛鳥
自班班歸來又接同袍會
月下朱閔不用關

依韻和荅王安之因石榴詩見贈

當年仕宦忘其早
朝出飲酒夜賦詩
伊川嵩室恣游覽
爛熳徧歷焉有遺
是時交朋最為盛
連值三相更保釐
謝公主盟文變古
歐陽才大何可涯
我於其間不量力
豈異鵬搏蒿鷄隨
見君弟兄入太學
俊譽籍籍聞一時
而今兩鬢各已白
偶因贈酬言及斯
升沉是非休要問
百歲歡樂誰能期

湯武王安之寄兔魚

原上一雙兔河中兩尾魚兔皮空被褐魚腹不藏
書長跪置遠意故人情何如二物本潛伏誰言置
網踈崢嶸歲亦晚將駕歸吾廬

依韻和王景彝對雪

天雪霰成先暴集地中陽復已如期穿林斗覺繁
風急入袖初驚學舞遲樓上溫貂方貫酒竹間寒
雀未辭枝平明君向螭頭立玉座爐煙細細時

依韻和荅永叔洗兒歌

夜夢有人衣帔蜺水邊授我黃龜兒

生男前一夕夢
道士贈龜一枚

仰看星宿正離離玉魁東指生斗威明朝我婦忽

在蓐乃生男子實秀眉自磨丹砂調白蜜辟惡辟
邪無寶犀我慙暮年又舉息不可不令朋友知開
封大尹憐最厚持酒作歌來慶之畫盆香水洗且
喜老駒未必能千里盧仝一生常困窮亦有添丁
是其子

重送祖擇之北使

文章世德已能傳得桂高枝二十年持節欲同蘇
武勁下帷曾似董君賢衣裘袵領無嫌左飲食盃
孟暫厭羶一過范陽應感槩歸來圖畫彼山川

題老人泉寄蘇明允

泉上有老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
央淵中必有魚與子自徜徉淵中苟無魚子特翫
滄浪日月不知老家有雛鳳皇百鳥戢羽翼不敢
言文章去為仲尼歎出為盛時祥方今天子聖無
滯彼泉傍

景彞率和唐崇徽公主手痕詩

兩壁美人虹已收蒼崖織手蘚痕秋和親只道能
稽古沉略後來不解羞漢月明明掌中照胡塵漠
漠指間留昭君歿後更多恨彈作琵琶曲未休
觀黃介夫寺丞所收丘潛畫牛

丘畫吳牛希戴嵩吳牛角偃彎如弓老牯望犢
望毋毋下平坡離牧童牧童吹笛坡頭坐古樹蕭
騷葉戰風黃君買畫都城中不惜滿貫穿青銅賣
從誰家不肖子傳自幾世賢卿翁今時貴人所尚
同覓借觀玩題紙窮紙窮磊落見墨妙東府西樞
三四公應識古人丹青蹟又辨古人於物通一毛
一尾不取次豈以後代為盲聾願推此意佐國論
況乃聖德同堯聰

題嘉興永樂院舊李亭

土化吳王甲骨朽越王兵五月菖蒲草千年舊李

城蒲根蛙怒喙城上烏夜鳴吳越滅已久客心空
屏營落日孤亭間悠悠鍾磬聲

吳沖卿鼓契

猶是唐時契有司
嘗欲昌耕上不許

暮契出朝契歸出入未嘗逢日暉雄雌曾不離鍾
室百年利弊知者稀時移世異不改易俗眼厭舊
君前非君王萬年千年壽獨憐古器與衆違昨日
霜華厚如雪百官凍靴朝紫微吳王偷就温漏火
始一識之增歎唏不知逢逢六街鼓自此發號通
帝闈人間鍾鼓有多少多少亂鳴誰肯譏

江鄰幾寄羊羝

去歲為靖造者

細肋胡羊卧苑沙長春宮使踏霜羝蒺藜苗盡初
蕃息首着盤空莫嘆嗟自乏良謀甘更鄙猶能大
嚼快無涯磨刀為削朝霞片時引清盃興轉嘉

周仲章都官示卷因以贈之

赭白西北來本是天馬種朝秦暮至吳嵩華如歷
豕伯樂曾未逢垂頭牧青隴今朝顧我鳴振鬣耳
聳聳聲生秋風悲已喪荆軻勇誰牽駕鸞車高
躡雲勢擁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宛陵先生文集目錄卷第六十

覽翠亭記

林和靖詩集序

紅鸚鵡賦

述釀賦

靈鳥賦

南有嘉茗賦

鳴鳩賦

塵尾賦

擊甌賦

哀鷓鴣賦

問牛喘賦

凌霄花賦

矮石榴樹子賦

風異賦

乞巧賦

思歸賦

鬼火賦

鬼火後賦

魚琴賦

靈鳥後賦

針口魚賦

目錄終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覽翠亭記

郡城非要衝無勞送還往官局非冗委無文書迫
切山商征材巨木腐積區區規規襲不爲宴處久
矣始是太守邵公於後園池傍作亭春日使州民
遊遨予命之曰共樂其後別乘黃君於靈濟崖上
作亭會飲予命之曰重梅今節度推官李君亦於
廨舍南城頭作亭以觀山川以集嘉賓予命之曰
覽翠夫臨高遠眎心意之快也晴澄雨昏峯嶺之
顛也心意快而笑歌發峯嶺明而氣象歸其近則

草樹之煙絲溪水之澄鮮啣鱗翩來的的有光掃
黛侍側嫵嫵發秀有趣若此樂亦由人何則景雖
常存人不常暇暇不計其事簡計其善決樂不計
其得時計其善適能處是而覽者豈不暇不適者
哉吾不信也

林和靖先生詩集序

天聖中聞寧海西湖之上有林君嶰嶰有聲若高
峯瀑泉望之可愛即之逾清挹之甘潔而不厭也
是時予因適會稽還訪於雪中其談道孔孟也其
語近世之文韓李也其順物玩情爲之詩則平澹

邃美讀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辭至乎靜正不主乎
刺譏然後知趣尚博遠寄適於詩爾君在咸平景
德間已有大聞會天子修封禪未及詔聘故終老
而不得施用於時凡貴人鉅公一來相遇無不語
合慕仰低回不忍去君旣老朝廷不欲強起之而
令長吏歲時勞問及其歿也謚曰和靖先生先生
少時多病不娠無子諸孫大年能掇拾所爲詩請
予爲序先生諱逋字君復年六十一其詩時人貴
重甚於寶玉先生未嘗自貴也就輒棄之故所存
百無一二焉嗚呼惜哉

紅鸚鵡賦

相國彭城公尹洛之二年客有獻紅鸚鵡籠之甚固復以重環繫其足遂感而賦云

蹄而毛翼而羽以形以色別類而聚或嘯或呼遠人而處在鳥能言有曰鸚鵡產乎西隴之層巒巢于喬木之危端其性惠其貌安與禽獸異爲籠檻觀吾謂此鳥曾不若尺鷃之翻翻復有異於是者故得以粗論吾昔窺爾族喙丹而綠今覽爾軀體具而朱何天生爾之乖耶俾爾爲爾類尚或弗取况爾殊爾衆不其甚與何者徒欲謹其守固其樞

加以堅鑲置以深廬雖使飲瓊乳啄彫胡以充飢渴鑄南金飾明珠以爲關閉又奚得於烏鳶之與鷄雛吾是知異不如常慧不如愚已乎已乎

述釀賦

少居楚鄉楚多釀者故猶識酒之然夫酒之作也必良其噐必香其泉法式具舉酸敗罕旃取有豐約味有釀泊則曰聖曰賢和神懌氣積日弥年自時厥後茲道寢隳昔飲其醇今飲其醜昔也熙熙終日不乱舒暢四肢今也冥冥迷菟倒臯不知其醒吾觀于世未始達此夫以天下爲墟鬻飛庶爲

梁米君臣爲麴蘖道德爲酒醴酣仁漱義四海薰
和莫知所以逮乎率土澆弊材不授矣君臣乖異
法不施矣道德遂薄酒弗飴矣舖詐啜僞昏然而
無歸矣安得滌其具更其術時其物清其室然後
漬以椒桂侑以棖橘吾將霑醉乎窮日

靈鳥賦

鳥之謂靈者何噫豈獨是鳥也夫人之靈大者賢
小者智獸之靈大者麟小者駒蟲之靈大者龍小
者龜鳥之靈大者鳳小者烏賢不時而用智給給
兮爲世所趨麟不時而出駒流汗兮擾擾於脩途

龍不時而見龜七十二鑽兮寧自保其堅軀鳳不
時而鳴烏鷓鴣兮招唾罵於邑閭烏兮事將兆而
獻忠人反謂爾多凶凶不本於爾爾又安能凶凶
人自凶爾告之凶是以爲凶爾之不告兮凶豈能
吉告而先知兮謂凶從爾出胡不若鳳之時鳴人
不恠兮不驚龜自神而剗殼駒負駿而死行智鶩
能而日役體劬劬兮喪精烏兮爾靈吾今語汝庶
或汝聽結爾舌兮鈐爾喙爾飲啄兮爾自遂同翔
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來城頭無爾累

南有嘉茗賦

南有山原兮不鑿不營乃產嘉茗兮囂此衆氓土
膏脉動兮雷始發聲萬木之氣未通兮此已吐乎
纖萌一之日雀舌露掇而製之以奉乎王庭二之
日鳥喙長擷而焙之以備乎公卿三之日槍旗聳
舉而炕之將求乎利羸四之日嫩莖茂團而範之
來充乎賦征當此時也女廢蠶織男廢農畊夜不
得息晝不得停取之由一葉而至一掬輸之若百
谷之赴巨溟華夷蠻貊固日飲而無厭富貴貧賤
不時啜而不寧所以小民冒險而競鬻孰謂峻法
之與嚴刑嗚呼古者聖人爲之絲枲締綌而民始
衣播之禾薺菽粟而民不飢畜之牛羊犬豕而甘
脆不遺調之辛酸醎苦而五味適宜造之酒醴而
謙饗之樹之果蔬而薦羞之於茲可謂備矣何彼
茗無一勝焉而競進於今之時抑非近世之人體
情不勤飽食梁肉坐以生疾藉以靈薺而消腑胃
之宿陳若然則斯茗也不得不謂之無益於爾身
無功於爾民也哉

鳴鳩賦

時人謂鷓鴣癡拙禽也茲禽然癡且拙猶能以喙
寫心布于辨音者焉曰我智不如燕鴈識氣候之

蚤晚隨陽而來知社而返勇不如鷓鴣鷹鷄恣搏
擊於秋天下無全物落不空拳惠不如鸚鵡鸚鵡
入崇堂兮蔭夏屋事言語以如人餌菓梁而飫腹
巧不如女匠挂巢室於枝上畏風雨之漂搖紕茅
莠而密壯年不如鸛鶴絜羽毛於寥廓希霖雨而
鳴埜和氣類而靡爵茲五者實無有於群鳥分馴
馴於林表癡亦誠多拙亦不少雖不能趨暄暍之
時亦毛翮而自持雖不能決爪吻之利亦飲啄而
自遂雖不能弄喉舌之辯亦呼鳴而自善雖不能
理窠之完亦棲處而自安雖不能適變赴情亦隨
鳥足爲之重輕

麈尾賦

野有壯麈兮罹虞人於廣原其身已殺其肉已燔
其骨已棄獨其尾之猶存飾雕玉以爲柄入君握
而承言聊拍麾之可任雖脫落而蒙恩噫譬諸犬
豕其死則均其肉與骨亦莫遂巡自古及今若此
泯沒者日有億計曾不一毫以利人是以生若虻
蜉死若埃塵生無以異於其類死不爲時之所珍
故仲尼疾沒世而名滅子長亦著論而有因乃感

茲獸而用告乎朋親

擊甌賦

余觀今樂愛乎清越出金石之間所謂擊甌者本
埏埴異琳球入伶倫兮間齊優其可尚者鳴非瓦
釜律度合鼓非土缶音韻周和非埴篴上下應作
非鐘磬節奏侔而又冰質瑩然水聲脩然度曲泠
然入耳瀏然猶有非之者曰善則善矣未若艷女
之歌喉何則是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近自
然之氣况此曾何參於樂錄之目乎余辨之曰融
結合於造化堅白播於陶鈞發和於噐導和於人

可以樂嘉賓可以暢百神安得絲竹謳吟之匪倫
也哉

哀鷓鴣賦

并序

余得二鷓鴣飼之甚勤既久開籠肆其意其一翩
然而去其存者特愛焉鷓鴣於禽最有名頃未識
也思持歸中州與朋友共玩之凡養二年呼鳴日
善罷官至蕪湖一夕爲鼠傷死遂作賦以哀云
物有小而名著亦有大而無聞吾於禽類得鷓鴣
兮不群其音格磔其羽爛斑其生遐僻其趣幽閑
飲啄乎水裔棲翔乎竹間往咨羅者求之於野生

致二雛形聲都雅愛之蓄之籠之服之爲日已久
言馴熟兮縱晞朝旭一逸而不復兮謂之背德非
我族兮戀而不去尤可穀兮晨啼暮宿何嗟獨兮
固當携之中國爲士大夫之目兮不意孽鼠事潛
伏兮破筴嚙嗉何其酷兮嗚呼翻飛遠逝不爲失
兮安然飽食不爲福兮焉知不爲名之累兮焉知
不爲鬼所瞰而禍所速兮哀哉誠不如禿鷓鴣鵬
兮凡毛大軀妖鳴飮腹何文彩之佳何名譽之淑
前所謂大而無聞其自保而自足者與

問牛喘賦

和人

鄧州六首

客有感前史問牛喘廣而賦義有由余得摭遺辭
掇遺韻索遺意而用以酬夫寒爲冬燠爲夏和爲
春肅爲秋和以發生則物萌而抽燠以長養則物
盈而周肅以登就則物實而收寒以閉結則物藏
而休是則陰陽之道順而變和之職脩若乃當春
而燠是爲行夏令而火侵於木時則有雨水不降
草樹早落火訛相驚疾疫多作故丞相當是月而
見牛喘恐天令之愆錯問從來之遠邇兮或力或
曠而可度匪賤人而憂蓄實原微而意博所以元
化日調萬彙時若及其後世我自我物自物天自

天人自人胡爲乎冬胡爲乎春孰謂差忒孰謂平
均曰吾委佩而端冕服美而食珍上奉天子下役
蒸民夫何預於我哉我亦無愧於茲辰

凌霄花賦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草有柔蔓木有繁條綠根兮
附質布葉兮敷苗朱華粲兮下覆本榦蔽兮不昭
嗟乎此木幾歲幾年而至於合抱夫何此草一旦
一夕而遂曰凌霄是使藜藿蒿艾慕高豔而仰翹
翹也安知蘋藻自潔蘭蕙自芳芙蓉出汗而自麗
芝菌不根而自長或紉珮帶或采頊筐或製裳於

騷客或登歌於樂章故得爲馨爲薦爲嘉爲祥皆
無附著亦以名揚奚必託危柯而後昌吾謂木老
多枯風高必折當是時將恐摧爲朽莢不復萌蘖
豈得與百卉並列也耶

矮石榴樹子賦

并序

襄城縣庭下生矮石榴往來者異之予作賦寫其
狀因以自勵云

有矮石榴高倍尺中訟庭麗戒石訪諸走胥云非
封植忽此生榮三傳歲曆密葉如蓋繁條如織菱
蕤下垂疲軟無力緗苞貯露纍纍仄仄下人俯視

顛本可識雀愧卑棲而不肯集兮故啾唧以矯翼
偃偃盤盤若屈若鬱紉紉結結非曲非直榦不足
攀陰不足息夫何挺質之可惑耶意爲異與爲妖
與人以爲異我不知其異曰殊衆人之類類人以
爲妖我不知其妖曰乖衆木之翹翹然而不生樊
圃臺榭遊觀之所產茲堂下其有以警而有以覩
因形戕義庶將有補當葦蔓衍之多枝無若輭柔
之不舉勿俾苞苴之流行勿使吏氓之輕侮勿泆
忍以自抑勿猶豫而失處勿鬪茸以接卑勿上下
之不撫夫如是則異也妖也固弗取維戒懼斯主

風異賦

庚辰歲三月丙子天大風壬午詔出郡縣繫獄死
罪已下夫風者天地之氣也猶人之呼噓喘吸豈
常哉若應人事之變則余不知故賦其大略云
吾因迓勞適于郊憇亭舍日具時群輩外囂曰火
來音罹火來喔呼噫噉出屋遠望西北之陸亘天
接地混混赫赫不見端涯逡巡則赤埃赭霧突盪
奔馳陽精失色白晝如晦號空吼穴揚砂走塊衆
心驚惶廣衢翳昧莫辨誰何執手相對其少頃也
稍明故歸人未寧兮相與而爲隊順前者措足之

不暇逆進者舉武而愈退睇山川兮安陳趨城郭
兮安在所可視者五六步之內越翌日四方恬霽
乾坤黯慘物色憔悴牛復馬還絕銜鼻草靡木折
英實墜禽鳥墮死泥滿喙几案傾欹塵覆器民廬
毀壞商車顛躓既而衆曰此何景也伺彼往來兮
問遠邇之所自或曰起浚都播許鄭歷洛汭以及
唐鄧漢隋之地稽厥時厥狀無與此土異未迨旬
浹德音遐暨是知本聞之不僞聊綴辭也若此言
變咎則非愚者之能議

乞巧賦

孟秋七日夕戶未扃余歸自外見家人之在庭列
時花與美果祈織女而丁寧乞天巧之付與惡心
手之鈍冥余既寢而弗顧又烏辨乎列星兒女前
曰故事所傳餘千百齡何獨守拙迷猶未醒遂起
坐而嘆曰吾試語汝汝其各聽夫芒忽之間變而
有氣氣而有形形而有生生而有靈愚愚慧慧自
然之經賦已定矣今返妄營則何異高山之木兮
不能守枝葉之亭亭欲戕而爲犧象兮利塗飾乎
丹青且復天巧與人巧將不同也天孫又安得此
而輒私天之巧者總陰陽運四時懸日月星辰而

不忒其璇璣鼓雷風雨雪而不失其施生萬物死
萬物而物得其宜此天之所以任大巧而不虧人
之巧者非它直心口手足也心巧於慮口巧於詞
手巧於技足巧於馳亦各有極不可強為故慮之
巧不過多智謀使爾多謀多智則精驚而魄離詞
之巧不過多辯言使爾多言多辯則鮮仁而行遺
技之巧不過多能藝使爾多能多藝則藝成而跡
卑馳之巧不過多履歷使爾多履多歷則速老而
筋疲如是則吾焉用而乞之吾學聖人之仁義尚
恐浸而無知肯乞世間之輕巧以汨吾道而奪吾

之所持吾決守此而已矣爾勿吾疑

思歸賦

祿有可慕祿有可去何則移孝為忠曾無內顧則
祿可慕而可據上有慈顏以喜以懼故祿可去而
不可寓噫吾父八十母髮亦素尚爾為吏魯焉遐
路嗷嗷晨烏其子反哺我豈不如鷦其誰訴惟秋
之氣至慘慄而感人日興愁思側睇江濱憶為童
子當此凜辰百果始就迭進其珍時則有紫菱長
腰紅芡圓實牛心綠蒂之柿獨苞黃膚之栗青芋
連區烏桺五出鴨脚受彩乎微核木瓜鏤丹而成

質素乳之梨頰壺之橘蜂螭淹醯榭植漬蜜膳羞
則有鷓鴣野鴈澤鳧鳴鶉清江之膏蠓寒水之鮮
鱗冒以紫薑雜以菱首觴浮萸菊俎薦菁韭坐溪
上之松篁掃門前之桐柳僕侍不譁圖書在右或
靜默以終日或歡言以對友信吾親之所樂安閭
里其茲夕切切余懷欲辭印綬固非效淵明之褊
衷恥折腰於五斗蓋自成人以及今未嘗一日侍
傍而稱壽豈得不決去於此時將恐貽恨于厥後

鬼火賦

放舟於潁水之上夜憇於項城之野陰氣四垂而
雨微下左右望之若無覩者有光熒然明於水邊
人皆謂之鬼火吾獨未爲然焉噫謂鬼爲無吾不
敢謂之無謂鬼爲有吾不敢謂之有但觀韓氏之
言舊矣曰鬼無形鬼無聲旣無聲與形又安得此
而明嘗聞巨浸之涯百物皆能發光而吐輝又草
木之腐亦能生耀而化飛爾知彼是而此非曰若
電者因形乎因勢乎苟因形因勢則此何疑而弗
及嗚呼昔人有論電者陰陽之氣相薄而成何須
形勢將就此妄名謂爲物光可也謂爲鬼火則吾
不敢聽

鬼火後

吾既爲鬼火賦客有謂余曰嘗觀舊說鬼火曰憐
前人有述子何不信言未畢余遽辨曰爾不熟究
吾旨耶吾豈忽而不知且聞兵死之血久而化之
既云血化安有鬼爲比夫草木之腐固合其宜宜
曰物光又豈爲過此論確如牢不可破尚恐未然
更聽吾言彼燁燁者胡可以熹煎彼熒熒者胡可
以燠暄彼熠熠者胡可以炎上彼熠熠者胡可以
燎原蓋無此並蔓說徒繁客慚忸無辭而起余方
掩乎衡門

魚琴賦 并序

予從事獲古寺破木魚斲爲琴可愛玩潘叔治從
而爲賦余又和之將以道其事而寄其懷

爲琴之美者莫若梧桐之孫枝夫其生也附崖石
遠水涯陰凝其腋陽削其皮曾亡漫戾而沉實之
韻資噫始其遇匠氏也有幸不幸焉故未得盡厥
宜其於不偶若陷於夷剗中刻鱗加尾及鬚宛然
而魚日擊而椎主彼齊衆之律令則聲聞囂爾而
四馳粵有好事者竭來睨之取爲雅器製擬庖犧
徽以黃金絃以縻絃音和律調乃升堂室嗚呼琴

兮遇與不遇誠由於通塞始時效材雖甚辱兮於道無所失今而決可以參金石之奏焉無忘在昔為魚之日

針口魚賦

有魚針喙形甚小常乘春波來不少人競取之一掬不重乎銖抄其為針也穎不能刺肌膚目不能穿絲縷上不足以附鑿而愈疾下不足以因工而進補以口得名終親技女大非膾材唯便鮓滴烹之則易爛貯之則易腐嗟玉色之可愛聊用實乎雕俎過此已往未知其所處

靈鳥後賦

靈鳥我昔閱爾之忠告人之凶遭人唾罵於時不容覆巢彈類驅逐西東余是時作賦以吊汝非乘爾困而責爾聰今也主人悟彈者去豐爾食於太倉置爾巢於高樹晨鷄不鳴百鳥爭慕傍睨鳳皇下窺鸚鵡爾於此時徒能縱蒼鷹逐狡兔不能啄叛臣之目伺賊壘之去而復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是猶秦漢之豪俠遠已不稱昵已則譽夫然吾分足而已矣又焉能顧

重刊板序

余被命來守宛陵視事之翌日有客謂余曰郡學請鏤版印書公留意否乎乃問其目曰梅聖俞詩集自遭兵火殘編斷簡靡有全者幸郡教官有善本余樂聞而應之曰昔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竒節叅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抱兒伏於戶下叅思其微旨曰水欲吾清拔薤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率而行之漢陽大治余殿此邦之初學官諸生以學校為言今客又以聖俞梅公詩集為言客其

吾之任棠也與聖俞公以詩聞於當世寔此邦之前哲客其欲余先庠序之教而借梅文以為諭余固淺陋雖不足以發揚幽光敢不率行或庶幾乎如漢陽之治也乃命學官董其事鏤版既成請序於余余豈敢辭聖俞公之詩簡右純粹華而不綺清而不癯涵泳於仁義之流出入於詩書之府而其工歐陽文忠公已序於集首此不復道姑叙鏤板之由云爾紹興十年上元日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知宣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二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戶

汪伯彥後序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六十終

宛陵先生文集拾遺

得餘干李尉錄示唐人干越亭詩因以寄
題

餘水之干越之鄙築基相對琵琶尾琵琶日日有
秋聲鴈過洞庭風入葦南斗戛湖波不起長刀剡
峯碧耳耳姘娥夜出在寒谿青銅瑩磨光幾里朝
因吳客幅蒲輕滿紙如蠶書可喜

送君石祕校尉河內

古縣太行下老槐三四株以言新作吏不似舊爲
儒黃綬心猶壯青雲志豈無漢朝吾遠祖不道此

官麓

雙羊山會慶堂記

余以附城之地勢勝神靈所栖故建閣曰寶章以嚴帝書爲堂曰會慶以安吾先君先叔畫像有僧澄展願歲時奉香火澄展先叔於其有恩雖然抑之不欲背本堂之前許其置佛俾報恩奉佛兩得焉况吾之親域在其右欲因以固護初余一發意吾鄉孝子義士咸助以資噫愛人之愛親者知其有親也不愛人之愛親者知其不有親也不有其親則孟子所謂慕少艾慕妻子慕君者歟余老矣

慕親而不可得見見墳傍之草樹不敢慢常若吾親髣髴在其下唯恐令傷一草樹切切焉不忍去欲常居此則業爲王官欲致爲臣又無以自給僧能專事藉以守之守之必精潔其宇無令棄俗趣而樂處之余之存心者此耳堂之經畫始終由吾里人張景崇景崇力爲之者愛吾有其心以吾貧不能自爲也衆人亦由景崇然後從而愛之愛他人之愛親者於其親可知矣吾不得不書以示後人知吾鄉之多禮義又書其姓于石陰至和二年八月初吉宛陵梅堯臣記

宛陵先生文集附錄

送梅主簿歸河陽序

歐陽脩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於世者負
其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
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於外
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
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
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
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
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措紳

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余方據是而
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
耶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蘄然獨出於衆
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
之士游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
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寺則必相與吟哦
其間始則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
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
惜其去又想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
群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先氣之輝然者

豈能掩之哉

注孫子序

歐陽脩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
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
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爲奇宜其
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設施各異故
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法
皞最優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
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通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
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

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以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畧蓋惜其所得自爲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于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伯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強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已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

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畧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第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爲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挾去傳以已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爲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何異

上梅直講書

蘇軾
子瞻

某官執事每讀詩至鳩鴉讀書至君奭常切悲周公之不遇及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又何為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

以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

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宛陵先生年譜序

宛陵梅先生以道德文學發而爲詩變晚唐卑陋

之習啓盛宋和平之音有功於斯文甚大歐陽文忠公知之最深既題其詩橐又序其集又序其所注孫子又銘其墓而哀之以文蓋文忠公之知先生猶子房謂沛公爲殆天授者是豈容贊一辭哉然昔之君子以言語文字爲天下後世所貴重者必其出處語默之際無或少悖於理而後能垂世而行遠此年譜之所爲作也張君師魯叔輿世爲宛陵人著宛陵先生年譜余得而讀之愛其詞約而事備論覈而理明其多以歐陽子之書爲據依已爲得書之體至於辯魏泰邵博之厚誣使先生

可作亦自喜後之人爲能知己者且尤有補於世教也抑又考之宋嘉祐二年詔脩取士法務求平澹典要之文文忠公知貢舉而先生爲試官於是得人之盛若眉山蘇氏南豐曾氏橫渠張氏河南程氏皆出乎其間不惟文章復乎古作而道學之傳上承孔孟然則謂爲文忠公與先生之功非耶吾鄉周丞相定著文忠公年譜學者賴之此書當與之並行宛陵文獻於是足徵矣叔輿以余誦習歐陽子之書屬叙而刻之不獲辭謝爲識卷末云
至元二年丁丑八月既望序
廬陵劉性

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耶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塋于宣城雙羊山聖俞字也其名壽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

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剝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詭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

見其文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堯臣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禘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堯臣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監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

官至尚書都官負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謬乃命編脩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超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游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渤海縣君改恩平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垌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錙衆聽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感二子

歐陽脩

黃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鳳鳥不再鳴自從蘇梅二子死天地寂然收雷聲百蟲坏戶不啓蟄萬木逢春不發萌豈無百鳥解言語喧啾終日無人聽二子精思極搜抉天地鬼神無遁情及其放筆聘豪俊筆下萬物生光榮古人謂此覩天巧命短疑爲

天公憎昔時李杜爭橫行麒麟鳳皇世所驚二物
非能致太平須時太平然後生開元天寶物盛極
自此中原疲戰爭英雄白骨化黃土富貴何止浮
雲輕惟有文章爛日星氣凌山岳常崢嶸賢愚自
古皆共盡突兀空留後世名蘇謂舜欽也

哀挽詩

歐陽脩

昔逢詩老伊水頭青衫白馬渡伊流灘聲八節響
石樓坐中辭氣凌清秋一飲百錢不言休酒酣思
逸語更適河南丞相稱賢侯後車日載梅與鄒我
年取少力方優明珠白璧相報投詩成希深擁鼻

謳師魯卷舌藏戈矛三十年間如轉眸屈指十九
歸山丘凋零所餘身百憂晚登玉墀侍珠旒詩老
齏鹽大學愁乖離會合謂無由此會天幸非人謀
頷鬚已白齒根浮子年加我貌則不歡猶可強閑
屢偷不覺歲月成淹留文章落筆動九州釜甑過
午無饋餽良時易失不早收篋積瓦礫遺琳瓊薦
賢轉石古所尤此事有職非吾羞命也難知理莫
求名聲赫赫掩諸幽翩然素旒歸一舟送子有淚
流如溝

又

王安石

詩行於世先春秋國風變衰始栢舟文辭感激多
所憂律呂尚可諧鳴球先王澤竭士已偷紛紛作
者始可羞其聲與節急以浮真人當天施再流篤
生梅公應時求頌歌文武功業優經奇緯麗散九
州衆皆少銳老則不翁獨辛苦不能休惜無來者
人名道貴人怜公青兩眸吹噓可使高岑樓坐今
隱約不見收空能乞錢助饋餽疑此有物司諸幽
栖栖孔孟墓魯鄒後始卓落稱軻丘聖賢與命相
楮矛勢欲強達仍無由詩人况又多窮愁李杜亦
不爲公侯公窺窮厄以身投坎軻坐老當誰尤吁

嗟豈即非善謀虎豹雖死皮終留飄然載喪下陰
溝粉書軸幅懸無旒高堂萬里哀白頭東望使我
商聲謳

又

司馬光

我得聖俞詩於身亦何有名字託文編他年知不朽
我得聖俞詩於身果何如留爲子孫寶勝有千金珠

謁墓詩

宣城縣丞南郡滕珂

百年詩老卧空山猶憶當時語帶酸羸得兒童喚
夫子可伶名位祗都官手編新史唐文備骨立殘
碑漢籀漫落日牛羊上丘隴草埋翁仲獨栽冠

宛陵城南柏山寺行到西廂見舊祠人物欲觀嘉
祐老銘文空有醉翁辭銀章粉墨誰舒卷金薤琳
琅自陸離每見河豚起春岸永懷風致細哦詩

又

寧國守廬陵文天祥

滄滄宛水陽鬱鬱都官墳喬松拱道周緣瑩茁芳
蓀古時北邙歎白楊邈游魂大雅獨不墜脩名照
乾坤再拜墳上土躡履揖諸孫握手慨以慷而有
典刑存渥洼生騏驎荆山產璵璠悠哉清渭流眷
言葆其源

又

監察御史張經

歐公去已久誰為栢山愁白髮詩千首蒼烟土一
丘諸孫時拜掃過客獨遲留寂寞僧窓晚春溪水
自流

又

按察副使盧摯

一上高齋憶謝公雲間江樹有無中詩家政有都
官宅腸斷荒山落葉風

又

憲司經歷真定靳汝弼

宋有梅夫子靈鳳朝陽鳴文章炳星日當時照東
京歐陽期並轡朋輩俱名卿事業何顯著滿腹儲
太平思之不得見但恨遲我生陵谷變遷後薄宦

來宣城儒素藹鄉里雲仍亦賢英幸因休澣日下
馬拜荒塋栢山得其高雙溪得其清二者能永久
延公千古名

又

寧國路經歷劉瑀

昔聞夫子名今始拜其墓栢山寺古碑斷橫三尺
荒墳儼如故稻溝流水聲且哀老樹號風悲更怒
詩仙已去二百載壞垣空走狸與兔嗚呼再奠一
盃酒潛然回首西山暮

又

寧國路同知阮麟翁

嘉祐微言絕重經二百年殘詩留斷石荒壠入平

田山鶴夜應怨河豚春又鮮邦人說夫子寒食寺
門前

祭宛陵先生文

維淳祐二年歲在壬寅某月某日朔朝散大夫顯
謨閣待制知寧國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王
遂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都官梅公宛陵先生之墓惟宋文章曰歐與蘇
有梅夫子歐蘇之徒在漢去誕於唐棄諛八百餘
年掃去朽枯如斲元氣變化百殊慶曆之盛上跨
周虞顛倒奔走溢浚之都空餘翰墨一世楷模相

厥寒泉在彼坤隅文氣貫天落日平蕪遂生雖晚
此意中孚肅肅官僚陳其啜餽斯人遠矣不可叫
呼文猶未墜其在茲乎尚饗

維咸淳六年歲在庚午三月某日知寧國軍府事
文天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先賢尚書都官宛陵先生梅公之墓而言曰大江
西東實倡古文西則歐陽東則先生上追韓孟下
啓蘇曾先生在天斯文有靈僕生也晚實在歐鄉
天子有命永守公邦感時改火爰薦苾芳尚饗

又

文天祥

視我廬陵夫子歐陽彰韓瘳昆孕蘇育黃公於其
間以詩名世葩韓寒芳肩蘇挹袂故醉翁於公之
德則曰衣冠儒者也於公之詩則曰英華而雅者
也翁既與韓而終始公亦與翁而上下公仕于何
如鮎上竹生遇昭陵官同鄭谷使詩遂窮人則三
百篇之作者將其身之俱不淑

又

劉朔齋

嗚呼名位之不可兼得也久矣然得位者榮身一
時得名者流芳千載以公之文學行義雖仕不稱
德而自嘉祐至今踰二百年矣天下之言詩人者

必曰聖俞國人之誦所尊敬者必曰宛陵先生是則天之所以厚公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震孫少嘗竊誦公之詩今幸守公之邦式公之墓悲其亭之以廢而烝嘗無所乃即故址而改作焉表以石刻繚以垣墻而封植其宰木迨茲考成乃率僚案醜酒一酌庶幾懷賢尚德之意精爽如在尚歆頤之

題干越亭送君石秘校二詩後

閻復

南昌一尉老西都文采風流接聖俞詩好見稱歐永叔書工不減蔡君謨洞庭鴈過風生葦干越峯

青斗憂湖細讀粉箋當日詠終篇無字不驪珠

又

張斯立

宛陵梅夫子才名冠當世歐蘇與並驅時稱天下士哲人去已久手澤見英氣可慕不可攀悠悠千古意行義感殊流芳垂後裔今遇叔章君箕裘元不墜

又

貢奎

詩還二百年來作身死三千里外官知己若論歐未叔退之猶自媿郊寒

又

張伯淳

聖俞先生宣城裏經行脩明教胄子不特詩名滿
世間紀載精詳繼前史當時晦叔誦其文曰二百
年未有此先生泰山北斗然管窺蠡測難為言我
從聞孫見手澤定知家學有根源繭紙可腐石可
泐世美自有不朽存

又

劉必大

先生文章在青史先生勲名揭白日誰謂二百有
餘年得見兩詩親翰筆花箋松煤色尚鮮元祐偉
人如再出名器時來或可求家珎世傳難可必叔
章持此上天朝橫斗高風低少室

又

王士熙

宛水留荒宅空山老栢株詩名唐正體經法漢先
儒賢裔今重見高風古亦無郎官為直講遺說辯
精麗

又

汪澤民

宋代文章梅與歐薦賢何不致公侯宛陵詩老名
千載嘉祐郎官閔一丘調寫心聲諧寶瑟書存手
澤粲銀鉤曾經干越琵琶尾愁絕西風鴈過秋

跋前二詩

苟宗道

拜觀宛陵梅先生手書寄題干越亭送君石秘校尉河內之作詩律謹嚴楷法莊重蓋天稟仁厚樂易發見於心聲心畫自有不能掩者歐陽公謂氣完力餘益老以勁斯二章足以當之矣

又

宋渤

前輩文章字畫無不楷謹精密者正若平生大節余嘗見昌黎韓公福先寺下題名歐陽文忠公集古跋尾司馬文正公日曆東坡論語解易說皆起草時用子雖旁注細書一一端正可讀至圈改行間悉可見其先後用意處今觀梅屯田公自書詩

兩章校其同時諸人若一軌轍又用筆作方闊法李西臺蔡端明然

又

陳儼

宛陵公去世二百餘年今觀遺墨二詩猶旦暮遇之也或以爲平淡或以爲枯槁惟具眼能識之惟公生而卒以詩窮死然世愈遠而愈增重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視當時烜赫者溘然泯默不復知爲何人相去蓋有間矣亦可謂一世之屈百世之信者歟寥寥遺響子其嗣之

又

李侗

樊宗師苦心琢句非韓公不能見知於世梅都官之於歐陽公亦然何異世而同軌也耶仍孫奕芳持公千越亭并送君石秘校二詩出示亦可想見其風度矣咨藏之勿墜

又

元明善

梅宛陵負一代詩名歐陽公吃吃推重想當日課一首用心亦苦矣妙墨二紙髣髴得其勁氣愈信歐公為知人

又

張與材

聖俞詩名為歐蘇所重後之人不容復議矣獨翰墨見於世者少其八世孫叔章能瑤藏之今觀其筆意瀟散有高人逸士風度此豈汲汲於聲利者心畫正爾豈特坐詩窮耶

又

龔嘯

去浮靡之習超然於昆體極弊之際存古淡之道卓然於諸大家未起之先此所以為梅都官詩也當聲名文物之盛有歐公為之依歸而歐公收拾人才識拔於科舉之外者於先生與老泉可謂不遺餘力矣雅道相與輝映千古猶計官資而曰不遇是孰為有遇乎尚論其世誦其詩讀其書必知

其人者始足以語此宛陵先生之鄉子孫在焉叔
章暇日出示真蹟使人歎慕無已按尚書屯田真
外郎當是階官後遷都官耳即元豐官制改後朝
奉郎也國子監直講乃是職事官宋初已置常選
通經有實行者為之宜歐公以為公薦也書局編
脩亦公辟云

跋會慶堂記後

汪澤民

宛陵梅先生為文以記會慶堂其奉先思孝如存
之誠至矣歲久石泐嗣孫致遠致和寔等具碑請
余重書刻置堂上噫繼自今歲時禴烝百世一日
則梅氏子孫之職釋子能固護栢如澄展之心
則各盡其道矣尚勗之謹之



卷之三

